

中国文学编年史

清前中期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鲁小俊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鲁小俊

中国文学编年史

清
前
中
期
卷

(上)

靈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清前中期卷 (上、下) / 陈文新主编; 鲁小俊 (上)、
鲁小俊 苗磊 (下) 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35-0

I. 中... II. ①陈...②鲁...③苗... III. 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清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662 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 (上、下)

责任编辑: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张志红 邓胜文 杨 纯 聂双武
主 编: 陈文新
书名题字: 卢中南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 0731-2226732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4 1/16
印 张: 73.75
字 数: 1,635,000
书 号: ISBN 7 5438 4535 0/1 · 452
定 价: 548.00 元(上、下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鲁小俊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人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辩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汪喜孙《焦里堂与阮督部论儒林传书》：《儒林》、《文苑》两传既分，则各隶者，不宜讹杂。盖经生非不娴辞赋，文士亦或有经训，是必权其重轻，如量而授。窃谓黄梨洲、毛大可、全谢山，诗文富矣，而学实冠乎文。朱竹垞、姜西溟、汪钝翁，非不说经，而文究优于学。王寅旭、梅定九、陈泗源之推步，顾亭林之音学，王交河之律吕，胡沧晓、惠定宇之《易》，万充宗、顾复初之《春秋》，胡舄明之《禹贡》，阎百诗之《尚书》，张稷若之《仪礼》，邵二云之《尔雅》，王白田之服膺朱子，万季野之论定《明史》，方望溪、齐息园、周书昌、陆耳山之校辑诸书，江慎修、戴东原、钱溉亭之声音、训诂、名物、象数，皆与《儒林》为近。推之马宛斯、沈果堂、陈亦韩、应嗣寅、孔奭轩、朱笥河、金槃斋、武虚谷、王西庄、江艮庭、任幼植、张皋文、汪容甫，皆《儒林》之选也。魏叔子、尤西堂、施愚山、田古欢、周栎园、吴梅村、陈其年、吴园次、汪蛟门、冯山公、杭堇浦，皆《文苑》之雄也。（《汪氏学行记》卷三）

昭梈《啸亭续录》卷二《考据之难》：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彻经史，考订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简斋太史、赵瓯北观察，诗文秀雅苍劲，为一代大家，至于考据皆非所长。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四：近代经学昌明，精于汉《易》者，胡舄明渭、惠松崖栋、江郑堂藩、张皋文惠言、曾勉士钊也。精于宋《易》者，胡晓村煦、徐易甫子陵也。能辨二十九篇《今文尚书》者，阎百诗若璩、宋半塘鉴、段若膺玉裁也。精于《诗毛传郑笺》者，臧玉林琳、陈见桃长源、戴东原震也。精于《春秋》三《传》者，万充宗斯大、惠半农士奇、洪君直亮吉、汪容甫中、焦理堂循也。精于三《礼》者，张蒿庵尔岐、盛百二龙里、万季野斯同、江慎修永、沈冠文彤、程瑶田易畴、蔡敬斋德晋、金蕊中榜、凌仲子廷堪、褚搢升寅亮、任子田大椿、许周生宗彦、林钝村一桂、万虞臣世美、谢甸男震、陈恭甫寿祺先生也。精于《尔雅》者，余古农萧客、郝兰皋懿行也。精于训诂之学者，王怀祖念孙、子伯申引之、桂未谷馥、阮芸台元、江秋史德量、刘端临台拱、王棗友筠、何子贞师绍基也。精于律吕之义者，钱学渊塘

也。精于天文历算者，梅定九文鼎、陈泗源厚耀、李成裕惇、李尚之锐、孔骥轩广森、李申耆兆洛也。精于舆地之学者，顾景范祖禹、胡肫明渭、黄子鸿仪也。精于史学者，全绍衣祖望、邵二云晋涵、钱竹汀大昕也。精于校讎者，顾千里广圻、金璞园曰追、卢抱经文弢、孙渊如星衍也。而兰浦折衷众说，解经精确，极为持平，淹中棘下，诚当世之所稀也。

福格《听雨丛谈》卷四《科目》：本朝初年，用人不次，故八旗科目，时举时停，深恐习染虚浮，不崇实学，虽翰林学士，不必尽由科目陟阶。而其时人材蔚然，实有伟器，即汉籍中高士奇、朱彝尊辈，亦何愧于八比之士。且文物之盛，盛于制科，制科之盛，盛于数布衣、例监而已。乾嘉以来，士风渐以科目相尚，翰林史职亦不能更以他途进身。斯所以八股之学益专，博涉之志益替。甚至科目出身之官，虽有懵然不解时务，不达典章，亦必群相见谅，曰“读书人固应恕之”，与古人通经致用、读书明理之论，大相背矣。……旧制：第一场书艺二篇，经艺一篇，如未通经者，作书义三篇；第二场论一篇；第三场策一道。顺治十一二年乡会试，改为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二篇；第二场论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三道。顺治十四五年乡会试，又改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第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五道。康熙二年，停止八比书艺经艺，改乡会试为两场，头场策五道；二场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八年，仍复旧制。乾隆二十二年，易表以时，而去论判，且移经文于二场。二十三年，复于第一场增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始改今制，头场四书八比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题目皆由钦定；二场五经八比文五篇；三场策五道。愚按，五策果能条对切实，亦可征其学问。所惜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场四书文为鹄，他艺概置之不论。策论将原题所问，窜为所答，改欤字为也字而已。盖中式后进呈者，惟四书首艺。闈墨之刊刻者，亦只首艺。其余文字，皆束置如弃，虽有磨勘，亦属具文。合场士子万人，纵有一二条对策问，主司辄恐征引出于臆造，惮于考定；又恐断章取义，全文或涉忌讳，转致弃之不录。是以士子相戒，悉以空文敷衍而已。

李慈铭《越缙堂读书记·鮚埼亭外集》：予尝谓国朝人著作，若全氏《鮚埼亭集》、钱氏《潜研堂集》，皆兼苞百家，令人探索不尽。次则朱氏《曝书亭集》、杭氏《道古堂集》，亦儒林之巨观，正不得以鸿词之学少之。

李祖陶《国朝文录自序》：康熙朝圣祖当阳，贤臣交赞，天下平定，人心安和，一时元老巨公如张京江、陈午亭、李厚庵、汤潜庵诸先生，以其正学发为昌言，俊伟光明，非明代杨东里、李西涯所能及。其他馆阁之秀如汪钝翁、施愚山、朱竹垞、姜西溟，又分道扬镳，直接归唐之统，彬彬乎如唐之元和、宋之庆历。王阮亭、宋牧仲以诗名，文亦不俗。毛西河虽不合格，而气盛言宜。邵子湘叙事特佳，黎媿曾议论最盛，其余如郑静庵、金会公辈，佳者尚多。故读康熙一朝之文，如张乐洞庭之野，八音竞奏，六律均调，山水争鸣，鱼龙并啸，虽有坐部、立部之伎，亦瑟缩无以容身，洋洋乎盛世元音矣。雍正以后及乾隆之初，累洽重熙，人才辈出。方望溪之俊洁，李穆堂之沈雄，蔡闻之之严正，陈星斋之高秀，卓乎尚已。而全谢山以淹贯之才，表扬忠烈，碑版璀璨，与元遗山争长；蓝鹿洲以经济为文，确乎可见诸行事，亦近代所未有者也。高安朱文端、兴县孙文定，不以文名而文皆醇茂，盖人品高者文自胜焉。中叶以后，



学术多歧，文体亦因之猥杂，博古者以征实见长，意尽言中，有书卷而无情绪；师心者以标新自别，音在弦外，有神致而无体裁。盖谈经既非薄程、朱，论文亦藐视唐、宋。朱梅崖摹仿古人，弊如明之王、李。而任意放言如袁子才者，尤不足道。然而二三老辈，好学深思，如黄静山、彭乐斋、刘海峰、姚姬传、赵鹿泉、彭允恭、鲁絮非、蒋心余、李厚冈者，尚在在不乏。淹博如钱竹汀詹事、纪晓岚尚书，行文仍清气盘旋，恪守古法，不愧一代之宗工焉。嘉庆朝骈体盛行，古文予不多见。所见者惟陶荃江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绝流辈。谢芗泉、陈惕园、刘寄庵、王铁夫诸集，亦不失古文正轨。而恽子居于簿书鞅掌中高自期许，严加绳削，弥为难能而可贵焉。（《国朝文录》卷首）

汤寿潜《国朝文汇序》：国朝文以康雍乾嘉之际为极盛。其时朴学竞出，文章多元本经术，虽敝异其趣，要归于有则，无前明标榜依附之习。（《国朝文汇》卷首）

黄人《国朝文汇序》：继世列圣，懋学右文，两举词科而骏雄游骥，宏开四库而文献朝宗。贤王硕辅，又致设醴之敬，企吐哺之风，从而提倡。虎观无其备，兔园无其盛，龙门无其广。文运日昌，士气日奋，相率瀚雪牢愁，服膺古训，息邪距谀。张天水道学之军，析义正名；干炎刘经生之蛊，而摭词幽疋。穷理则吐尘羹，订古则谢俎钊。即词人墨客，亦蓬直麻中，赤缘朱近。类能贾余勇，尚立言，咸有根柢，绝异稗贩。盖几于凤麟为畜，鸡犬皆仙，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训诂、考据、词章而同化。故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与古为新，无美不具，盖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气者焉。（《国朝文汇》卷首）

王文濡《国朝文汇序》：我朝文教窳宏，魁硕辈出。学风所煽，上轶前古。义理考据，分道扬镳。间及文界，派别以滋。变迁之史，可得而言：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次亦能以纵横胜、修洁胜。乾嘉之际，汉、宋各帜，义理之文，竣于守法，桐城派是也；考据之文，密于征实，毗陵派是也。（《国朝文汇》卷首）

沈粹芬《国朝文汇序》：（先祖）尝谓文至国朝而极盛，作者辈出，类能遗貌取神，去疵存粹。有周、秦之神智而不诡僻，有东、西京之博雅而不穿凿，有魏、晋、六朝之新隽而不纤薄，有唐之闳肆而不繁缛，有两宋之纯正而不尘腐。（《国朝文汇》卷首）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余尝选本朝十二家文钞，笥河与焉。十二家者，顾亭林炎武也，朱竹垞彝尊也，全谢山祖望也，龚海峰景瀚也，段茂堂玉裁也，汪容甫中也，阮芸台元也，陈恭甫先生寿祺也，龚定盦自珍也，李申耆兆洛也，温伊初训也，及笥河而十二也。国初侯、魏、汪、姜及方望溪、姚姬传暨吾乡朱梅岩[崖]，皆不与焉，以诸家文有袭取气也。

廖炳奎《忠雅堂古文跋》：古文一道，至我朝为极盛。康熙年间首推方灵皋先生，前乎方氏者有侯朝宗、魏冰叔、朱竹垞、汪荅文、姜西溟、邵青门，后乎方氏者有刘海峰、全谢山、袁随园、鲁九皋、朱梅崖、彭尺木、姚姬传、恽子居、刘孟涂。窃尝论之，文气之奇莫如魏叔子，文气之正莫如方灵皋，参奇正之间莫如恽子居。此外特考据以矜博者有之矣，侈雕绘以夸工者有之矣。若行以劲气，出以深情，而又雅正有

法，不能不为先生首屈一指。（《忠雅堂文集》卷末）

徐宗亮《南山集后序》：桐城古文之学，自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相继兴起，区区一邑间，斯文之绪，若流水续于大川，莫之或息，抑云盛矣。望溪以义胜，海峰以才胜，惜抱以韵胜，其后先名古文者盖亦多有，而不能不规三家之域。（《戴名世集》附录）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二：本朝工骈体文者凡十一家：胡稚威天游也，洪稚存亮吉也，孙渊如星衍也，孔奘轩广森也，阮文达元也，张介侯树也，张皋文惠言也，陈恭甫先生寿祺也，汤茗孙储璠也，吴山尊鼐也，方彦闻履箴也。诸家骈体文，古懋奇奥，沈博绝丽，大有复古之功，可接黄石斋先生。若陈宜年之陈旧，袁简斋之粗豪，吴园茨、章岂绩、曾冰谷、吴穀人、杨荔裳、彭甘亭之未具大力，皆不足以行远者也。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骈体文家之正宗》：古人之文，本不分骈散。东汉以后，骈文之体格始成，博大昌明，至唐而极。自宋至明，日趋卑靡。国初诸家渐次复古，史学如顾炎武，经学如毛奇龄，皆能为骈俪文。吴江吴兆騫以复社主盟，更善斯体。吴伟业称兆騫与华亭彭古晋、宜兴陈维崧为“江左三凤凰”。然维崧文导源庾信，才力富健，更在兆騫、古晋之上。又江都吴绮、钱塘章藻功亦与维崧齐名，而绮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故亦逊维崧一筹。惟钱塘吴农祥、益都冯溥，以为与维崧相并。其后继起者，山阴胡天游为最。天游以博综之才，出以渊茂，横绝海内，袁枚师事之。而所造不同，独其才气足以耸动一时，故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所惜俗调伪体，汰除未尽，不免为后人訾议耳。昭文邵齐焘规模魏、晋，风骨高骞，于绮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一时风气为之大变。如王太岳之简洁苍老，刘星炜之清转华妙，吴锡麒之委婉澄洁，洪亮吉之寓奇气于淳朴，葺新意于古音，孙星衍之风骨道上，思至理合，孔广森之力追初唐，藻采跌宕，曾燠之味隽声永，别具会心，是皆遵循轨范，敷畅厥旨，堪为一代骈文之正宗。故全椒吴鼐尝合袁、邵、刘、孔、吴、曾、孙、洪为骈文八大家。鼐之骈文，盖亦以沈博绝丽称者。八家之外，仪征有阮元，阳湖有刘嗣绾、董基诚、董祐诚，临川有乐钧，镇洋有彭兆荪，金匱有杨芳灿、杨揆，仁和有查初揆，桐城有刘开，上元有梅曾亮，大兴有方履箴，其文皆闳中肆外，典丽肃穆，足以并驾齐骛。武进李兆洛志在通骈散之界，一心复古，所选最精。其自制文，亦多上法东京，力争崔、蔡，文境尤高。而泗州之傅桐，长沙之周寿昌，秀水之赵铭，湘潭之王闾运，会稽之李慈铭，则皆其后起者也。长沙王先谦因又合孟涂、伯言、二董、彦闻、味琴、荇农、桐孙、壬秋、悉伯为十大家，以继前八家。十家之文，大率皆气清体洁，宗尚不出两汉、六朝、初唐。而悉伯尤词旨渊雅，体格纯净，直欲近掩洪、孙，远跨徐、庾。悉伯后，孙同康之精雅，皮锡瑞之疏鬯，王先谦之简洁，亦不愧为一朝之后劲。盖自乾嘉以还，骈文体格始正，作者亦始极其盛，若阳湖刘可毅之研《都》炼《京》，熟精《选》理，亦能树一帜于诸人之后矣。

《清史稿》胡天游传：俪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后数十年而有镇洋彭兆荪，以选声炼色胜，名重一时。

方苞《进四书文选表》：我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来之准绳，而加以变化；探



正、嘉作者之义蕴，而挹其精华；取隆、万之灵巧，启、禎之恢奇，而去其轻浮险譎。兼收众美，各名一家。（《方苞集集外文》卷二）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制义至本朝而极盛》：制义始于宋而昌于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中，体凡数变，至本朝而极盛。开国之初，屏除天、崇险诡之习，而出以深雄博大。如熊伯龙、刘克猷，其最著于时者也。康熙后，益轨于正。韩文懿公葵为之宗，桐城二方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外若金坛王氏、宜兴储氏，并堪骖靳焉。雍乾间之墨艺，则尚排偶，而魄力雄厚，颇难猝辨。择其醇者，即独出冠时。若夫嘉庆，则当路诸臣，研覃典籍，士子竞援僻简以希弋获矣。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制艺之兴废》：顺治开科，沿明旧制，首场《四书》艺三篇，经艺四篇。次场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试《五经》者并作诏诰。后场策五道。时龚鼎孳方为给事中，请用诗，去策，改用奏疏。不许。定勘试卷例，首严弊幸，次简瑕疵，前场以明理会心不愧先儒者为合式，后场以出入经史条对详明者为合式，于是得隽之卷，谓之中式。康熙癸卯，停止八股文，减试一场。首场以策，二场以论、表、判。寻以礼部侍郎黄玠疏言不用经书为文，则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恐非朝廷设科取士之深意，请复旧制。许之。乾隆癸酉，高宗命方苞选录《四书》文以为程式。丙子，移经文于第二场，会试作表一道，乡试并论去之。寻易表以五言八韵唐律，又于首场增作性理论。（论题初专用《孝经》，后兼以性理、《太极图说》、《正蒙》命题，而统名之曰“性理论”）屡颁谕旨，厘正文体，以清真雅正为宗。至壬寅而移八韵唐律于第一场，移性理于后场。癸丑，裁性理，而于次场以《五经》并试。其制行之百数十年，固未易也。降至光绪戊戌，德宗诏废八股文、八韵诗。旋复之。辛丑，改定首场论五篇，二场策五篇，三场经义三篇。乙巳，下诏停科举，而八股文遂废。……应试之文，功令所关，精益求精，作者林立，二百数十年来，不胜枚举。其文体最正者，顺治时，熊伯龙、刘克猷雄浑雅健，开风气之先。康熙时，韩葵精洁古雅，上结主知，天下奉为举业正规。桐城方舟，字百川，苞之兄也，亦以文名。葵见其所著，叹曰：“此于三百年作者外，自成一家者也。”后人以其昆季之文，与淳安方黎如文合刊，谓之《三方合稿》。钱塘陈兆崙年十二，为制艺即工，黎如等见之，大加赏异，后果为文章宗匠。桐乡俞长城论古有识，《四书》文独辟町畦，所著《可仪堂稿》，句法短峭，削尽肤辞。尝选古今制艺百二十家，始宋王荆公，讫国初诸老，每家各有小序，尤为大观。至若尤侗、王广心之作，薰香摘艳，文有赋心，当时称为“尤王体”者，则稍杂矣。大抵制艺正宗，不外清奇浓淡。淡极则变浓，浓极则变淡，过清则思奇，过奇则思清。消长乘除，亦如汉、宋两学之互相起伏，要以驳而不醇为戒。盖醇则天下治，驳则天下乱，世运文运，息息相通。观于国初与晚近之制艺，益信而有征。自停科举，兴学校，改良教育，搜辑教材，于是有教科书及教授书之发现。吾国之文字，又焕然一新，是亦今人所谓进化也。

钱泳《履园谭诗·总论》：诗之为道，如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迨本朝而枝条再荣，群花竞放；开到高、仁两朝，其花尤盛，实能发泄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英华而自出机杼者，然而亦断无有竟作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集读者。

恽敬《坚白石斋诗集序》：本朝顺治中诗贍而宕，康熙则适而远，雍正则浏而整，夫积千数百年之变，而本朝诸名家复变焉。于是自乾隆以来，凡能于诗者，不得不自辟町畦，各尊坛坫。是故秦权汉尺以为质古，山经水注以为博雅，牝轩竭陀以为诡逸，街弹春相以为真率，博徒淫舍以为纵丽，然后推为不蹈袭，不规摹，是故言诗于今日难矣哉。（《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

刘承幹《心向往斋集序》：国初称诗者，南有竹垞，北有渔洋，并清裁雅尚，标举宙合。其时若施愚山之真挚，查初白之和雅，吴野人之朴老，吴汉槎之沈雄，并赓唱迭和，一洗前明王、李之叫嚣，钟、谭之纤仄，锵然为一代元音。自是以降，日流浮靡。雍乾而后，袁随园负纵横之才，遭时隆平，诗学中衰，遂以率易浮薄之词簧鼓无识。刀笔之伦，巾幗之秀，偶得一章一句，率为扬诩，侈焉以大雅归之，而诗学扫地尽矣。沿及道咸，潘四农先生崛起于江淮之间，缘本六义，力矫随园末失，而上追乎孔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旨，诗学中兴，始轨于正。孔宥函先生则从四农先生游，而传其诗者也。其说诗以杜为权舆，以陶为归宿。为之羽翼者，益阳则汤海秋鹏，道州则何子贞绍基，汉阳则叶润臣名澧，山阳则鲁通甫一同，并奉潘氏为圭臬，而于先生若笙磬之同音，椒兰之共臭，海内称诗者翕然宗之。（《心向往斋集》卷首）

吴翌凤《瘦鹤山人诗钞序》：予闻之说诗者曰：诗贵善变。……我朝娄东鼓吹长庆为一变，新城宗法盛唐为二变，自后日趋于宋为三变，吴兴以唐体提倡后学为四变。（《国朝文汇》乙集卷三五）

范来宗《徐西湾先生诗集序》：本朝诗教之盛，驾宋、元、明而上。国初南施北宋，前王后赵，扬镳分帜，异曲同工。雍正、乾隆初，吾乡归愚沈宗伯论诗，斤斤于唐宋界限，独以唐音提唱后学。厥后老成凋谢，有才者思出奇制胜，一变为吞刀吐火，再变为艳色淫声。浮薄之徒，竞相称效，而雅音渺矣。及其焰少熄，又流为率意浅弱，卒无有能法三唐者。（《国朝文汇》乙集卷四三）

杨鍾羲《雪桥诗话》卷七：乾隆以来，多以宋四六体施诸歌咏，生硬槎枿，竞相仿效《卷阿》、《矢音》之作，尤喜揣摩圣制，助字成语，杂厕于律句间，名家如坤一、正三，亦皆不免。至蒋石斋《乐游园》句云：“宁、申、岐、薛亭台里，车马衣裳士女风。”一字一顿，尤为古法所无。其他喜用俳语、凡近语者，更无论矣。

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二：毗陵恽子居先生云：“乾嘉诸文士，讳言一个‘法’字，因怕死于法，乃竟至于无法，此又过也。”

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杭州诸诗社》：吾杭自明季张右民与龙门诸子创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则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也；北门四子，则陆葶思、王仲昭、陆升夔、王丹麓也；鹫山盟十六子，则徐元文、毛驰黄诸人也；南屏吟社，则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嘉道间，屠琴坞、应叔雅、马秋药、陈树堂、张仲雅诸人有潜园吟社，而汪氏东轩吟社创于海宁吴子律，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舍人刊社诗为《清尊集》。戴简恪寓杭州天后宫，有秋鸿馆诗社，亦彥靳焉。潜园、东轩皆有图。《东轩吟社图》，费晓楼画，今尚存；汪氏《潜园图》，则不可得见。咸同以后，雅集无闻。光绪戊寅，族伯父筠轩先生创铁华吟社，首尾九年。先生歿，而湖山啸咏风流阒寂矣。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坛都头领三员：托塔天王沈归愚德潜、及时雨袁简斋枚、玉麒麟毕秋帆沅。掌管诗坛头领二员：智多星钱箴石载、入云龙王兰泉昶。参赞诗坛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法梧门式善。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小旋风阮芸台元。马军总头领三员：大刀蒋心余士铨、豹子头胡稚威天游、霹雳火赵甌北翼。马军正头领十四员：双枪将邵梦余颿、双鞭萧子山抡、没羽箭舒铁云位、小李广陈云伯文述、金枪手彭甘亭兆荪、扑天雕杨蓉裳芳灿、病尉迟孙子潇原湘、青面兽张船山问陶、美髯公姚春木椿、插翅虎查梅史揆、九纹龙严丽生学淦、急先锋周筠云为汉、没遮拦许周生宗彦、井木犴翁霁堂照。步军先锋正头领二员：花和尚洪稚存亮吉、行者黄仲则景仁。步军冲锋挑战正头领一员：黑旋风王仲瞿县。步军冲锋挑战副头领一员：浪子郭频伽磨。水军总头领一员：混江龙姚姬传鼐。相士头领一员：紫髯伯翁覃溪方纲。探信接宾四酒店头领四员：摸着天卢雅雨见曾、石将军李味庄廷敬、云里金刚曾宾谷燠、旱地忽律程鱼门晋芳。管理文报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金溪敦元（一作全谢山祖望）。水军副头领五员：立地太岁刘芙初嗣绶、短命二郎乐莲裳钧（一作杨六士梦符）、活阎罗吴兰雪嵩梁、船火儿吕叔讷星垣、浪里白条钱竹初维乔。马军护卫二员：小温侯高东井文照、赛仁贵陈梅岑熙。步军护卫二员：毛头星袁湘湄棠（一作李墨庄鼎元）、独火星袁笛生鸿（一作李鳧塘骥元）。水军护卫二员：翻江蜃钱谢盒枚、出水蛟钱叔美杜。管理军政头领一员：铁面孔目王铁夫芑孙。马军骠骑旧头领十员：百胜将孙补山士毅（一作李鹤峰因培）、天目将赵璞函文哲（一作张少华熙纯）、圣水将顾晴沙光旭（一作钱竹汀大昕）、神火将孙渊如星衍（一作吴竹屿泰来）、镇三山吴毅人锡麒、丑郡马梦文子麟、火眼狻猊张瘦铜坝（一作史赤厓善长）、铁笛仙赵味辛怀玉、摩云金翅伊墨卿秉绶、赤发鬼查榕巢礼（一作刘松岚大观）。专治诸病头领一员：神医薛一瓢雪。芒碭山旧头领三员：混世魔王杭堇浦世骏、八臂哪吒齐次风召南、飞天大圣郑炳也虎文（一作王西庄鸣盛）。登云山旧头领二员：出林龙吴竹桥蔚光（一作祝宣臣维诰）、独角龙吴巢松慈鹤（一作祝芷塘德麟）。宋家庄旧头领一员：铁扇子袁香亭树。桃花山旧头领二员：打虎将朱青湖彭、小霸王项门金墉。枯树山旧头领一员：丧门神宋茗香大樽（一作陈东浦奉兹）。清风山旧头领三员：锦毛虎盛青崧锦（一作徐尚之书受）、矮脚虎王芥子太岳（一作王秋膝复）、白面郎君方子云正澍。少华山旧头领二员：跳涧虎陈古渔、白花蛇何南园士颿。后寨头领三员：一丈青王介人文潞、母大虫陈筠樵声和、母夜叉沈芷生清瑞。飞书走檄头领二员：圣手书生吴澹川文溥、玉臂匠陈曼生鸿寿。行刑刽子头领二员：铁臂膊钱南园沅（一作谢芴泉振定）、一枝花尤二娼维熊（一作胥燕亭绳武）。步军协理头领二十六员：病关索王梦楼文治（一作邵二云晋涵）、拼命三郎毛海客大瀛（一作徐朗斋鏊庆）、锦豹子杨荔裳揆（一作杨笠湖潮观）、金钱豹子石琢堂韞玉（一作顾立方敏恒）、轰天雷侯夷门嘉璠（一作谢蕴山启昆）、神算子蒋藕船知让（一作潘榕皋奕隼）、铁叫子陶篁村元藻（一作秦小岷瀛）、玉幡竿汪剑潭端光（一作铁梅庵保）、两头蛇徐龙友夔（一作周迂村準）、双尾蝎李客山果（一作张黎夫锦芳）、小尉迟陈桂堂廷庆（一作孙莲水韶）、病大虫赵良甫函（一作蒋立厓业晋）、金眼彪屠琴坞倬（一作范瘦生起凤）、鬼脸儿薛香闻起凤（一作杨箕山之灏）、催命判官沙斗初维杓（一作黎简民简）、中箭虎宗芥帆圣垣（一作崔幔亭龙见）、花项虎严道